

## 送考

葛鑫

1980年代初，母亲在鲁中山区一所乡村中学当老师，时任8年級的班主任。

中考前一晚，天突降暴雨。瓢泼大雨下了整整一夜，母亲几次披着雨披，去看住在隔壁宿舍的学生：要么叮嘱下大家别怕；要么去关一下窗户；要么拿脸盆接一下屋漏的雨。

天亮的时候，雨慢慢停了下来。早饭后，母亲和两个男老师一起带队，组织大家去参加中考。中考在十五中进行，十五中和母亲所在的学校隔了一条河。小河平素清澈见底，水也不深，大人在这里洗衣服，小孩子在这里戏水，两岸的沙滩上常常晒满了花花绿绿的衣服，岸边还栽了些杨柳。河的上游有桥，可人们一般都不绕道上游从桥上过河，水面上有用石头搭的简易桥，人们或从石头上迈过去，或直接蹚水过河。

母亲她们三个老师一起带队，走到河边。只见水已漫溢到两岸，沙滩、石块都已被淹没，上游的桥也被淹没了水中，就连平时岸边的柳树也被淹没了大半截，洪水咆哮着朝下流奔去，裹挟着一些枯枝烂叶。母亲她们想给十五中的领导打电话问一下该怎么办，可学校里只有一部破旧的电话，可能风雨太大，刮断了线路，半天也没拨通。去上游打探消息的老师回来说，上游水库泄洪，再等等，水可能会退去。可是要等多久，谁也没数。母亲招呼学生们坐到高处的大石头上等着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。水势小了些，可还是很大，母亲担心



超模 石颖 摄

学生们的安全，不敢轻易冒险。

可时间实在太紧迫，有个男老师缩起裤腿，率先下到河里试水，水迅速没过他的膝盖。但水势已不再那么汹涌。他上岸来和母亲商量，把健壮的男生挑出来，大家拉着手，一组组地护送学生过河。母亲初始考虑到学生特别是女生的安全问题，不同意这个办法，可中考事大，也实在没有别的办法。他们号召学生把书包挂到脖子上，三五个一组，由老师和健壮的男生护送过河。

身高不足一米六，体形单薄的母亲也不知哪来的勇气，率先组织了几个男生，和另外一个老师拉起手来过河。河中心的水淹没

到了母亲的大腿根，她几乎站立不住。但她还是坚强地往前走着。

正在大家艰难地渡河，岸上只剩几个女生时，突然，大家发现，河对岸来了几个十五中的老师。学生们兴奋地叫着，感叹来了救兵。

水一点点地退去，母亲和她的学生顺利地过了河。学生们虽说晚了十几分钟，但终于还是赶在最后的时间进了考场。看着学生们湿漉漉地坐进教室，母亲喜极而泣。

事情过去了40来年，母亲再谈及那场洪水，仍心有余悸。我问她，你那么瘦小，就不怕被洪水冲跑吗？母亲笑笑说，哪里不怕，但我是老师啊，我首先得保证我的学生的安全。

## 师父的传家宝

严清

一个世纪以前，郝医生的师爷收他师父为徒。二人悬壶济世、救死扶伤，在十里八乡有着良好的口碑，也备受乡亲们爱戴。师爷临终前把他的“传家宝”赠送给了师父，说那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，千万要妥善保存。

半个世纪以前，师父由郎中转变成中医，他颇不适应这个称呼，他说：“郎中就是郎中，叫大夫也比叫中医听着顺耳。”师爷赠给的“传家宝”，他从不拿出示人。

十几年以前，身为民办教师的郝医生半路出家，一边种地一边跟随师父学习采药、摸脉、扎针、推拿。耗费差不多十年时间，熬成一名“赤脚医生”。

师父想让他高中毕业的儿子继承事业，儿子却自作主张去学“西医”，为这事父子之间一直闹得不痛快。没过几年，师父的儿子学成归来，不顾师父反对到县城开西药房，生意红火，日进斗金，富可倾城。

郝医生恪守师爷和师父的训诫：“在乡下，自古医农不分家。庄稼人给庄稼人治病，得用最便宜的药，治最严重的病。”郝医生侍奉师父如亲爹，守着他和他的药铺陪他度过余生。他儿子却说郝医生惦记着师爷传下来的“传家宝”。

师父临终前留下遗嘱，要把药铺送给郝医生。他儿子没有异议，也瞧不起那些破铜烂铁、坛坛罐罐、树皮草根。师父留给郝医生一封遗书，大家都以为他要交代“传家宝”的事情。打开一看，却是一副对联：“但愿世间人无病；宁可架上药生尘。”

直到师父咽下最后一口气，也只字未提他的“传家宝”。后来师父的儿子几次登门相逼，郝医生终于想起，那个最高药柜顶上的东西师父从不让人去碰，莫非就是他的“传家宝”？

郝医生和他费了老大劲，才从药柜上取下沉甸甸的帆布包裹。打开仔细一看，是个装满医书的药箱，面上放着一杆用写满小楷的绢布包裹的药秤。

师父的儿子抢过药秤仔细端详，又抱怨：“什么传家宝？不就是一杆普普通通的秤么？”

郝医生展开绢布，先看跋款，是太祖师的手迹。再看正文：“凡大医治病，必当安神定志，无欲无求，先发大慈恻隐之心，誓愿普救含灵之苦……”这正是拜师第一天师父要求熟记的医德和训诫。

师父的儿子把秤放回药箱，这时他看见箱盖内侧用古朴隶书赫然写着十个字：“药秤称良心，无德不回春。”

## 高考，母子的约定

明前茶

一年前，刚搬到这所著名的重点高中门口，准备陪读的妈妈们发现，这附近有个菜市场，还有卖烧鸡的、卖烤鸭的、卖熏鱼的。一大早，卖酒酿赤豆小元宵，以及乌饭包油条的摊点老板也忙得很欢快，生活很方便。令她们略感诧异的是，卖熏鱼的老板娘一看就业务不熟练：硕大的、亮闪闪的鱼头之下留了一大截鱼肉，鱼中段与鱼靠近尾巴处的鱼肉，斩成厚片后，竟然不按部位来计价……不过，有一说一，尝过老板娘的熏鱼，人人觉得好，因为，那可不是甜得有点发齁的糖醋熏鱼，那是椒盐味儿的，很符合此地老百姓的口味。老板娘做熏鱼，用当年榨的菜籽油，火候带劲儿，外面微微焦脆，内里鲜润入味，很多孩子当零食都能吃掉半饭盒。

买熏鱼的陪读妈妈就搭讪了一下老板娘，这一搭讪不得了，有了惊人的发现：这老板娘的儿子也在高三，每学期的考试成绩波动很小，基本上保持在全年級的第6名到第15名之间，也算令人眼馋的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儿子升入高三，老板娘不放心，硬要来陪读，儿子就提了一个小要求：“妈，我回出租屋温习功课也行，不过，你就在附近盘个小店面做熏鱼吧。你上次在家做的熏鱼，带到班上瞬间被抢光，搞得午饭我只吃到火腿肠泡面。”

当妈妈的很惊讶：做生意，就没多少精力照顾你，这一年相当关键，你可晓得？

儿子就说了几句很玄妙的话：老妈，你有事做，没空天天监督我、管束我，这一年，咱们母子才会相安无事。你天天没事干，盯着我，我会脊背发毛的，心态不稳，考试成绩就不稳，陪读反而会坏事。

当妈的就租了一个只有6平方的店面，搞了两只巨大的养鱼澡盆，一副案板，一套锅灶，卖起了熏鱼。鱼头和鱼尾另卖，卖不掉也不要紧，自家儿子特别喜欢吃鱼头豆腐汤，去隔壁豆腐店里切一大块老豆腐，把鱼头收拾干净下锅，两面煎黄、煎出香味，在砂锅里放入豆腐、葱结与姜片，舀入鱼头，加水炖汤，儿子就能吃一天。

自从熏鱼铺子开张，老板娘忙坏了，一大清早5点前就要去批发市场进大鱼，经常忙到忘了买菜做饭。这不，天气炎热，已经临近高考了，老师讲评完最后一次模拟的试卷，儿子回来，自家纱橱里最后两盒熏鱼刚被人订走，自家老妈靠在小竹椅上，正在打盹。儿子也不出声，立刻打开砂锅，哦，好在鱼头汤还剩半锅，他立刻开火，汤沸后，直接在鱼头汤里丢入两大团荞麦面，等待面熟时，小伙子也没闲着，他站在灶台前，举起手机，争分夺秒地打了一局游戏。游戏打完，瞧着鱼汤滚沸，他又往砂锅里丢入一小把香菜。

隔了一会儿，打盹的老板娘猛然惊醒，儿子风卷残云般正吃面条，跟她说：“你的面我也下了，你快去盛，省得面条坩了。”

几乎是瞬息之间，母子都感知到那种珍贵的、鲜有的松弛状态，那种家人间顺手的关怀，还有无需客套的生活烟火气，它们，传递了重要信息——儿子在心态上已为高考准备了冲刺的潜力，他的气定神闲，就像当妈的终于把一条大鱼的鱼肉劈匀了一样，无他，唯手熟尔。

高考前一天，老板娘的熏鱼铺子也没有关门，这让陪读妈妈们暗暗欣喜，她们调侃：“光想着挣钱，也不为儿子专门服务几天……”

老板娘笑着回怼：“难道以我的文化水平，这会儿还能给儿子辅导数学不成？我家儿子早就跟我有约定，高考不送考，平常怎么过日子，我们还怎么过日子。”

没错，最终所有的人都会发现，这光影灿烂的初夏，高考的三天会像鲶鱼一样快速轻盈地溜走，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，你准备得那么久，曾经把这三天的放在心上放了那么重的分量，最终，还会发现，它不过是无数个夏天中的小小一环。母子心念相牵，妈妈相信儿子，远远目送他去完成自己的使命，不流露紧张，如平常度日，如做着熏鱼、熬着鱼头汤，相信孩子高考也会轻松上阵，放手一搏。

